

历史、文化与自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 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公园的对比研究

张瑞胜¹,梅雪芹²

(1.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2.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家公园种类,旨在通过对于具有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集中打造一批具有突出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属性决定了其在建设理念、管理模式、保护策略与西方国家公园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世界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国家公园的案例,所以我们既需要对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又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的综合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而就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而言,虽然公园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地区性的成果,但是仍然面临着区域间关联较弱、城乡间分布不均、建设主体不明确、公园可持续运营机制有待完善、建设时间过于紧迫等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和挑战。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公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国家意志、历史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来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一定的国际借鉴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密西西比河;美国国家公园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4)02-0038-11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江大河可以孕育灿烂的文明,大江大河也与沿岸国家历史、民族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命运息息相关。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干流先后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共 1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流域面积 180 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5。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在上古时期孕育了辐射东亚文化圈的稻作文明,在中古时期长江与黄河一起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建构,在近代长江流域开放了大量的通商口岸并作为最早与世界接触的地区之一,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西文化交融。^[1]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明确提出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 2022 年 1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建设的第五个国

[收稿日期] 2023-12-18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31042214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发展资助滚动项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JX2023025)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镜鉴与现实发展”(124330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瑞胜(1989—),男,安徽芜湖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技术流动、自然资源保育以及慈善历史研究;梅雪芹(1964—),女,安徽太湖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和环境史。

家文化公园。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九江市考察调研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时指出:“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国家公园种类,旨在通过对于具有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集中打造一批具有突出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中华文化重要标志,进而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属性决定了其在建设理念、管理模式、保护策略与西方国家公园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世界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国家公园的案例,所以我们既需要对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又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的综合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2]这样,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路线和中国方案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同时在未来向其他国家传播和推广过程中更具有世界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而就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而言,虽然公园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地区性的成果,但是仍然面临着区域间关联较弱、城乡间分布不均、建设主体不明确、公园可持续运营机制有待完善、建设时间过于紧迫等一系列的现实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虽然在战略层面上提出了长江文化旅游带,但是学界跟进研究多受限于行政区域,呈现区域性强而区域间关联研究弱的特点。^[1]要想整合各地的成果、建成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文化公园,还有一些议题需要探讨。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搜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线上和线下一手官方资料,并配合梳理英语世界有关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公园的相关文献资料,批判性地分析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公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再结合国内新兴的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成果深入对比分析,从国家意志、历史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来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一定的国际借鉴和政策建议。

一、国家意志的象征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国家公园都首先是国家的公园,国家是推动建设国家公园的主心骨。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中处于宏观的领导地位。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第一大河,流经美国31个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西至蒙大拿州,东至弗吉尼亚州,其流域面积达120万平方英里,占美国大陆面积的40%,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一。^[3]在美国历史上,密西西比河上的州际河流商业促使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形成了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和早期的多种族国家认同。路易斯安那购地后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被纳入了美国国土,又为西进运动的拓荒者进一步提供了广阔的扩张空间和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美国立国执念。随后20世纪初的大洪水以及经济大萧条又迫使联邦政府在防洪和河道管理等国家治理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马丁·道尔(Martin Doyle)在《大河与大国》中所强调的:是河流塑造了美国,“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于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依赖河流的共和国。”^[4]

如果说密西西比河塑造了美利坚民族,那国家公园体系则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山川河谷之间实现国家意志的一项重要发明。美国学者早就指出:“(美国的)国家公园是一个政治存在体,且有其存在的政治理由:为了鼓舞人心的休闲娱乐而保护环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有自己的边界区域、用地哲学以及其存在和成功的使命。”^[5]美国的国家公园系统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U. S. National Park Service)管理,该机构隶属于联邦政府内政部,内政部任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管官员并下达多数行政命令。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办公室设在华盛顿,同时在全美各地设有安克雷奇

(Anchorage)、亚特兰大(Atlanta)、莱克伍德(Lakewood)、奥马哈(Omaha)、费城(Philadelphia)、旧金山(San Francisco)以及西雅图(Seattle)等7个地区分办公室,管理着横跨美国8500万英亩土地、河流海洋的425个各种类型的国家公园。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6]国家意志在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国家公园在自然保育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亦愈发重视对美国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并将之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中。随着1906年《古物法》(Antiquities Act)的颁布和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正式成立,考古和历史遗址的保护成为美国内政部的一项新使命。1906年《古物法》赋予美国总统通过发布总统公告的方式在联邦土地上建立国家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s)的权力,以保护具有国家意义的自然、文化或科学景点。1933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了重组,国家公园系统接收了从美国林务局转移过来的12个自然区域和从战争部转移来的44个曾经是主要战场的历史区域,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公园和纪念碑,由此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在真正的意义上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历史保护和自然保育工作。同时,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官员们清醒地意识到,“将历史遗址纳入国家公园系统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潜力。”^[7-8]研究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历史学家罗纳德·李(Ronald Lee)指出:“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战场,位于美国不同的地区,代表着美国历史的连续阶段,它们与西南地区的古印第安人遗址、已经获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国家纪念馆以及国家公园中保存的原始美洲图案的意义相同,都为国家公园系统中保存的日益增长的国家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美国人民都以此获益并深受启迪。”^[9]紧接着到1935年,罗斯福总统颁布了《历史遗址法》(Historic Sites Act),并授权内政部长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局行使权力。这项立法是联邦政府针对历史遗迹保护的首部全面系统的法案,被视为“美国历史遗址保护计划的大宪章”^[10]。该法案明确规定国家公园管理局要超越国家公园系统的界限,承担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主要机构的责任。同时,该法案第一次明确宣称,“为了美国人民的灵感和利益,保护具有国家意义的历史遗迹、建筑和物品以供公众使用是一项国家政策。”^[10]此外,这部法案将国家公园管理局推到了美国历史保护运动的最前沿,从联邦政府层面承诺将继续努力保护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遗迹,是国家力量在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力体现。

随后1966年的《国家历史遗产保护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1976年的《国家森林管理法》(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Act)和《渔业保护和管理法》(Fisher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ct)、1980年的《渔业和野生生物保护法》(Fish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Act)等一系列联邦层面的国家法律确定了国家公园管理的对象、范围、方法、流程以及预期的目标,让国家公园在各州发展过程中有法可依。^[11]可以说在美国,国家公园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和联邦政府权力在遥远的边疆地区和山川河流之间实体的象征和标志,有国家公园的地方就有国家、有政府、有法律、有管理也有服务。

二、凝聚历史与文化的美国难题

历史与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核心的精神纽带,而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山大河自然也早就在人民心中转化为国家形象和民族意志的实体象征。但是如何真正激发壮美山河的国

家历史认同感和民族文化凝聚力却是世界性的挑战。

同样以美国密西西比河为例,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出生于密苏里州位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汉尼伯(Hannibal),他热爱密西西比河并称之为“每天在诉说着新的故事。”^[12]马克·吐温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描述的场景发生在密西西比河上,故事主人翁哈克贝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途实际上很多就来源于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轮船水手的亲身经历。^[13]不仅是文学作品,居住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非洲裔居民根据他们曾经被奴役的生活经历创造了著名的蓝调和爵士音乐流派,至今仍然在世界乐坛盛行。密西西比河上游沿岸的居民则发明了著名的水上运动——滑水(Water Skiing)。美国历史学家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曾经概括道:“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历史就是美国的历史。”^[14]

如果说美国现代史上经济腾飞和国家发展的代表物是汽车、火车、飞机以及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楼,那么密西西比河对于早期美国的最大意义则在于,在那个还未发明蒸汽机船的时代,从中西部边疆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农场乘坐方舟顺流直下来到法属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进行交易买卖,“在美国人的脑海中定义我们是一群从根本上离开了欧洲裔祖先的迁徙人群”,一群在内河经济时代就敢于不断迁徙、不断探索寻找更多经济机遇的“吉普赛人”。^[14]直至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仍然是连接北美内部和世界的超级高速公路,是上游北方各州工农业产品得以顺利买卖出口的大动脉,也是下游南方各州向北部和东部各州以及其他国家出售烟草和棉花以盘活种植园经济的命脉。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家利兰·鲍德温(Leland Baldwin)就曾指出,“也许可以不过分地说,(美利坚)民族就诞生于方舟的孕育之中。”^[15]然而,不管是为了保护国家历史还是弘扬民族文化,抑或是保育生态环境,本质上都应首先建立公园,但从密西西比河的经验来看,要想在跨越州际的漫长河流沿岸建设统一的国家公园并非易事。

到目前为止,密西西比河干流沿线上共有7座公园属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自北向南依次为:以全面保护密西西比河上游资源为目标的密西西比河国家河流和休闲区(Mississippi National River and Recreation Area)、以保护古筑丘人原住民遗址为目标而建立的雕像古冢国家纪念碑(Effigy Mounds National Monument)、为纪念路易斯安那购地和西进运动而建立的圣路易斯拱门国家公园(Gateway Arch National Park)、为纪念美国内战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维克斯堡战役而设立的维克斯堡国家军事公园(Vick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为保护密西西比河下游丰富的印第安原住民遗址、欧洲裔殖民建筑以及非洲裔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历史而设立的纳切兹国家历史公园(Natchez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专注于保护并宣传起源于当地的爵士乐历史与文化的新奥尔良爵士乐国家历史公园(New Orleans Jazz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以及为保护湿地野生动植物并纪念1812年美英战争中新奥尔良战役胜利而设立的让·拉菲特国家历史公园和保护区(Jean Lafitt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and Preserve)。这7座密西西比河畔的公园虽然都是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管理之下,但是由于地块的大小、土地归属性质以及功能的定位等各种历史的或者实际的原因,包含了国家公园、国家历史公园、国家军事公园、国家纪念碑、国家保护区、国家河流、国家休闲区等7种不同业态的公园形式。由于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以及经济条件完全不同,国家公园管理局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从联邦政府层面上统一进行协调主导,对于沿岸的印第安原住民遗迹、战争遗址、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以及野生动植物,只能根据各地情况各有侧重地

实施保存和保护,并组织相关的游客中心建设,同时开展自然和历史教育。

以其中唯一一个专门以密西西比河命名的公园——密西西比河国家河流和休闲区为例,这条72英里(约115公里)的河道生态走廊穿越了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和首府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河流沿岸的土地所有权复杂并且既有建筑众多。该公园的管理模式被称为创新的“合作公园模式”,即国家公园管理局只拥有园区54000英亩土地中的67英亩,亦并不限制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它可以与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其他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商业公司、教育机构以及社会个体等任何在园区范围内拥有土地的个人和组织合作,以履行保护保育历史和自然的使命。^①虽然为共同的使命而合作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同就有可能导致地方、州以及其他组织的土地所有者对于国家公园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接受度,这实际上为园区管理方的具体工作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对此,各方首先推动国会通过了《公共法100—696》(Public Law 100—696),确定于1988年11月建立密西西比河国家河流和休闲区及其基本的工作流程和组织框架。^②随后园方起草并在1995年通过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密西西比国家河流和休闲区的综合管理计划(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该计划涵盖了土地和水源的使用、资源管理(包括自然、文化和经济资源)、游客设施和解说以及公园运营和计划实施的通行政策。^③园方还通过替代交通计划(Alternative Transportation Plan)来为当地政府在公园内72英里走廊沿线的任何非机动车交通计划提供资金支持,以此鼓励地方政府引导公园游客和当地居民在公园内不再使用汽车通过。^④园方还与国家公园管理局水资源部门进行技术合作,共同编写了《水资源信息和问题概述报告》(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Issues Overview Report),还开发了名为“开放空间保护机会(Open Space Protection Opportunities)”的地理信息系统工具,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向当地政府、组织以及民众宣传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期吸引更多的本地参与。总体来说,园方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科学调查来引导利益相关各方推进园区内的生态保育和历史遗迹保护。但是从园方公布的材料来看,这项综合性工程虽已开展近几十年,进展却十分缓慢,毕竟土地所有权都不在手的情况下,多数倡议都是舆论效应大过实际的强制执行力。密西西比河国家河流和休闲区园区范围虽然延绵密西西比河几十英里,但是其当下主要侧重的景点只是管理局自营的两个用于自然教育和历史文化普及的游客中心——密西西比河游客中心(Mississippi River Visitor Center)和上圣安东尼瀑布游客中心(Upper St. Anthony Falls Visitor Center),还有地方和州政府管理的四个地区公园(Regional Park)、一个州立公园(State Park)以及由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管辖的明尼苏达河谷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⑤本质上讲,园方除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两个游客中心,剩下的资源都需要整合法理上属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地区公园和州立公园。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基本无权干涉各州政府在其内部事务上的决策,所以自1988年国家公园建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顶着国家河流的头衔,但是园区内真正属于联邦层面的硬件投入和国家历史文化的建构少之又少。

① NPS.gov/Park Home/Plan Your Visit/Bas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nps.gov/miss/planyourvisit/basicinfo.htm>.

② Public Law 100—696 100th Congress An Act,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100/statute/STATUTE-102/STATUTE-102-Pg4571.pdf>.

③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Mississippi National River and Recreation Area, available at <https://irma.nps.gov/DataStore/Reference/Profile/2182344>.

④ Mississippi National River and Recreation Area Alternative Transportation Grant Program, available at <https://www.nps.gov/miss/learn/management/atp.htm>.

⑤ NPS.gov/Park Home/Plan Your Visit /Places To Go, available at <https://www.nps.gov/miss/planyourvisit/placestogo.htm>.

当然园区内一些国家公园标配的项目还是基本齐全的。在这些景点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项目,观看关于密西西比国家河流和休闲区的视频,参观互动展览,阅读书籍报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密西西比河的文化、历史和生物。同时在园区内,游客也可以进行各种休闲项目,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划独木舟、乘船、钓鱼、观察野生动物和鸟类、冬季滑雪或者雪鞋健走都是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除了各自单独的娱乐活动,游客还可以参与园方组织的集体活动项目,如护林员带领徒步游览、和护林员一起骑自行车、和护林员一起钓鱼等。游客们沿着密西西比河畔边一条条徒步小道穿越湿地、滩涂、灌木、森林、河流、桥梁,尽情地吮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满眼的绿色和沿途的历史遗迹以及远处的现代建筑,游客不仅流连于当地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也可以时而驻足观察河中 120 多种鱼类以及以此为家的大量鸟类。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会发现河流沿岸生活的水獭、土狼、野鹿、河狸、麝鼠等各种小型野生动物。园方还利用摄影、绘画、视频和录音等各种多媒体线上资源,帮助游客探索公园内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风景和历史遗迹。比如,园方邀请乡村音乐歌手查理·马奎尔(Charlie Maguire)写作并演唱了密西西比河之歌(Songs of the Mississippi River),歌曲公布在公园官网以供游客欣赏传唱;25 年来园方还坚持每年为当地的小学生举办大河艺术比赛(Big River Art Contest),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画笔来分享他们对于密西西比河的记忆和畅想。^①

实事求是来说,作为一个州内地区性的标准化国家公园,密西西比国家河流和休闲区是基本合格的,但是如果问这个公园是否可以体现密西西比河的美国国家历史和美利坚民族文化建构,那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管是美国联邦政府缺乏顶层设计和资金支持,或者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限定的工作职责范围和分散在私人和组织手上的土地所有权,在体制特点和经济基础方面都决定了明尼苏达州的密西西比国家河流和休闲区并不能代表密西西比河的国家历史和文化。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没有成立有效的管理或协调机构从联邦政府层面上落实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认同建构。

三、历史与文化建设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国家公园在顶层设计、央地关系以及政策执行力度方面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决策部署,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以及文化和旅游部等单位组成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各相关省份具体逐级实施和管理的全新的国家公园形态。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公园化管理,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6]因而党和政府的国家意志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必然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由各个省协调实施的国家工程。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位也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不能也不会形成美国密西西比国家流域众多国家、州立以及地区公园权力与职责分散,一盘散沙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的局面。同时,由于中国土地的最终国有属性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选址和建设能够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而不会出现美方国家公园管理局土地所有权不在手就有心无力的局面。再者,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我们向来以和为贵,这种“和”体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虽然时有冲突甚至战争但是仍然相互交融相向而行并最

^① NPS.gov/Park Home/Learn About the Park/Photos & Multimedia/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nps.gov/miss/learn/education/songs-of-the-mississippi-river.htm>; NPS.gov/Park Home/Learn About the Park/Education/Big River Art Contest. <https://www.nps.gov/miss/learn/education/big-river-art.htm>

终铸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没有美国近现代历史上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买卖和奴役、没有对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也没有针对少数族裔长期的建制性种族歧视等等这些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和种族隔阂。中国悠久而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在推进当代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统一建构上拥有明确的根本性的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建设中,尊重和鼓励各省市在地方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创新又是促成历史与文化认同实实在在落地的关键所在。现阶段特别是在各省市具体文化建设层面上还是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包括各地建设协调性和公众参与度不够,^[16]文化遗产系统性的保护利用不足且方式单一,缺少核心旅游产品,无法有效带动就业和居民增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且利用率不佳,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难度不减等诸多系统性问题。^[6]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沿岸各省资源梳理整合、各层面互鉴互动、新媒体技术运用以及可持续运营这四个方面来认清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尝试在建设理念和运营模式上实现公园历史文化建设的守正创新。

首先,长江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长江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结晶、缩影以及展望,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首先要统一协调沿岸各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上游的三星堆遗址到中游的盘龙城遗址再到下游的凌家滩遗址,长江孕育了上古时期的华夏民族;从上游的都江堰到中游的黄鹤楼再到下游的江南园林,长江也滋养了中华民族,使之得以创造灿烂的传统文化结晶;从上游的春熙路和洪崖洞到中游的三峡大坝再到下游的一座座长江大桥和隧道,长江见证了现当代的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江像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串起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撑起了国家记忆和文化认同。同时,长江沿线各省又拥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以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有接近97%的面积属于长江干流和支流流域范围,不仅拥有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三国时期的蜀汉遗迹如昭化古城,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多民族交融的茶马古道,同时还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长征遗迹和三线建设遗址,奔流不息的长江孕育串联了四川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17]再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苏省为例,长江江苏段全长433公里,沿线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资源,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江城市群之一。从南京的幕府山和阅江楼到镇江的金山寺和西津渡,从江阴要塞军事遗址到南通的近代民族工业区,从无锡的古镇遗迹到苏州的江南园林,从江都水利枢纽到兴化垛田养鱼,滔滔长江水见证了江苏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长江沿线各省各地从不缺少有国家影响力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关键是要在国家文化公园中实现整合内涵并景观化,同时将文化建设与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吸引中外游客。

其次,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建设最主要的两个场景要求是在国内要重视宏观与微观和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统一、在国际上要注意与国外其他国家公园的互鉴互动。有学者提出:一方面应当在大的地理空间上要串联不同岸线所代表的不同叙事,展现历史的悠久和连续;在具体微观单体层面上要协调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在旧建筑的改造和新建筑的规划上要尊重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在文明形态上要能够阐释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优越性。^[18]当然,长江文化作为一个在地域性和时间性上都极其庞大且复杂的综合体,我们在尝试构建其内涵的时候需要处理好国家意志与地方特色、历史话语与当下语境、国族认同和国际形象以及现实物化与虚拟技术这四组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不管是纪念碑还是陈列馆,是留言簿、旅客反馈意见平台还是VR虚拟现实体验设施,抑或是空间的转换、灯光的明暗等等,如果我们对

空间要素特质进行专业的运用和调节就有可能通过历史、传统、集体记忆等形式,在游客心中塑造出特定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19]但是仍然值得一提是,这些要素特质的把握需要非常专业的设计和精密的调节。国内外游客对于历史文化认同感的起步标准正在不断的提高,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宣传不能简化为粗放简陋的布道说教,气势恢宏的国家叙事应当与细腻而具体的个体感受相互动呼应,强调民族主体性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国际语境下的合适表达。倘若公园内实际的情景与大众媒体宣传以及国内外游客内心期待的场景相去甚远,那这种错位的文化体验不仅不能实现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结果会造成个体的反感和抵制。

在新媒体和新技术运用方面,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可以通过空间营造、数字技术、虚拟空间、文化标识和历史梳理等多种方法,展现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多元一体历史叙事来更好地凝聚文化认同。^[2]这样就不仅仅需要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等学科知识在实体场景中的整合应用,还需要多媒体制作和播放、数字人文、虚拟现实、数据收集和检测系统等线上技术在云端与实体空间双向融合建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虚拟现实等线上游览技术有一定的应用场景和空间,线上建设和游览并不能等同于甚至直接取代实体园区的建设和游览。线上体验的主要功能是为部分不能到场的游客提供观感补偿,或是为已经游览的旅客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考,毕竟如果没有面对过滔滔的长江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漫步于草木之间、实实在在触碰到长江畔的历史文化遗迹,怎么能说去过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呢?另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掉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之中。空间设计、灯光布置、多媒体渲染以及数字人文等新兴技术确实可以为情景渲染和文化传播提供更多技术性的刺激,但是普通市民去逛公园最朴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意愿主要是为了摆脱城市的喧嚣和人际的烦扰,公园并不是或者至少不仅仅是电教馆或者游乐园,所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理应保留出大量的纯粹的不受打扰的自然空间。事实上,当游客们放下都市的戒备,洗去一身的疲惫,漫步于长江之畔,感受着优美的自然实景,不自觉地吟诵起儿时熟记的诗词,不管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还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又或是“鸿雁在云鱼在水”,产生了与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们千丝万缕的共情共感之时,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早已自然而然地深深烙印在脑海之中。

在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学者提出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要保存好“存量”,还要成为“文化再生产装置”,要从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双重方面来推进文化“再生产”^[1]。这就要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最终应该建立长期有效的管理机制,实现持续的文化创新、自然保育和社会经济效益三者的辩证统一。国家文化公园的启动资金可以来源于政府管理机构、市场主体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真正长期可持续运营却需要本地居民、国内外游客以及相关商业经营者的共同认可和支持。长江沿岸并不缺少各地政府兴建的各类公园,但真正能够实现有文化却不完全商业化的公园却并不是那么多见。实际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和沿岸城市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以及沿岸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又密不可分。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契机,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的前提下,将城乡经济互动和振兴文化新兴产业相结合,那样就可以共饮一江水,共创一番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沿线各地经济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逐省逐市地明确长江历史文化在各地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为全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我们要将这些历史文化的实体象征与长江沿岸的生态景观有机结合,让国内外的游客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亲身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去体验中国悠久历史的洗礼与深厚文化的呼唤。

四、生态与文化的平衡

最后,生态环境与文化认同如何平衡对于美国的国家公园和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也都是公认的难题。到现在为止,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密西西比国家公园,以整合美国国家历史和美利坚民族文化认同。事实上,由于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对印第安人残酷的种族灭绝和南方长期的非洲裔奴隶制历史以及其长久以来不可逃避的种族主义文化因素,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也无法通过统一的国家公园来建构各个种族完全认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沿岸地区栖息了超过四百多种野生动物,比如人们熟知的短尾鳄、棕熊、白头鹰、白鹈鹕、北美红雀、麋鹿、野狼等等。^[12]虽然历史上肆无忌惮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及过度捕杀曾经一度让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黑熊濒临灭绝,而河流入海口地区对于红树林的砍伐破坏则直接威胁了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鱼虾蟹及其他鸟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早已促使密西西比河流域逐渐恢复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流域内的国家公园内外不仅栖息了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同时这些地域性特色鲜明的野生动物反过来也成为了流域内城市或者地区的动物象征或者吉祥物。以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为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中的明尼苏达森林狼队(Minnesota Timberwolves)、密尔沃基雄鹿队(Milwaukee Bucks)、芝加哥公牛队(Chicago Bulls)、孟菲斯灰熊队(Memphis Grizzlies)、新奥尔良鹈鹕队(New Orleans Pelican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中的圣路易红雀队(St. Louis Cardinals),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中的芝加哥熊队(Chicago Bears),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中的芝加哥黑鹰队(Chicago Blackhawks)等,这些密西西比河流域内的城市职业体育球队虽然他们取名的意图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是多以密西西比河流域内当地常见的野生动物作为队名或吉祥物。同时密西西比河流域不少的高校、中学乃至小学也将流域内的野生动物指定为学校或学校运动队的吉祥物,比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吉祥物熊、明尼苏达大学的吉祥物花栗鼠以及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翠鸟等等。通过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力量与智慧的合作、竞争和拼搏,野生动物也拟人化地变成了当地体育文化和流行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朗朗上口的代名词,这就潜移默化地凝聚了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认同以及地区 and 国家的自豪感。动物和体育文化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蓝调和爵士等流行音乐作品、马克·吐温等作家的文学著作以及沿岸数不清的地方和州立博物馆以及历史街区,从非联邦政府的不同角度,为我们解读了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多重面相。

中国的国家公园体系研究中也存在自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难以理清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同属于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但是它们在属性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国家公园强调“自然”,而国家文化公园则凸显“文化”。^[20]还有学者指出,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想指导下,学界重点关注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保护作用,却对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1]另一方面,又有学者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公园虽以文化作为建设方向与主体,但纵观当前已有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无一不是文化和生态融合而形成的产物,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还应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研究。”^[20]事实上,与在美洲大陆上抢夺土地并驱逐印第安人而建立国家的欧洲裔殖民者截然相反,我们炎黄子孙在华夏大地上已经世代居住繁衍了至少五千年,因此不管是基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以土地为核心的几千年农本经济,完全脱离于华夏文明而独立的纯粹自然景观并不存在。“在中国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几乎所有的景观都有着‘文化性’。”^[21]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特点是呈长距离带状分布,而不是独立封闭的空间,在这样

广阔且多样化的空间中,自然与文化资源分布和比重肯定不是完全平均的,所以不可能只单一地搞文化建设或者生态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关乎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由于多年的过度开发和乱排乱放欠了很多旧账,而近年来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令已初见成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可以在濒危动植物如白鳍豚、扬子鳄、中华鲟等野生栖息地和研究中心建设、南水北调水文和气候监测、外来物种入侵预防以及物种多样性研究、人类生产生活对动植物和水体影响分析等多个方面整合既有资源、投入新的资源,这样才能在生态文明的具体层面上有所突破。有学者提出“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应当积极申报长江国家公园,或借鉴国家公园经验”^[22],笔者深以为然。良好的公园生态环境不仅是游客愿意前来游览的最基本前提条件,而且自然教育和动植物保护工作本身就是老少皆宜、国内外游客共赏的自然文化认同。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熊猫、老虎、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等中国所特有的标志性动物能够在各地的国家文化公园中有合适的自然的栖息地,它们就会成为最亲切生动的国家形象标志和文化代言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认同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具体操作上并没有必要人为地区分得那么清晰,而是要结合具体地域和具体案例做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出现为达到标签化而使工作变形,最终导致文化与生态不能统一的结果。

结 语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按照前期规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可能仅有四年左右的建设时间,所以时间紧、任务重。^[23]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示范性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省级分园,由此进一步分析经验教训,后续整合成整体的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建设应当在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传播学、建筑学、规划学等多学科协同调研的基础上,一步步踏实做好各个层面的设计与落地工作,以实现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共赢。

[参 考 文 献]

- [1] 傅才武,程玉梅.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构建的历史逻辑[J].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2):1—10.
- [2] 路璐.多维提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水平[J].群众,2023(14):53—54.
- [3] 劳伦斯·史密斯,周炜乐译.河流是部文明史:自然如何决定文明兴衰与人类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126.
- [4] 马丁·道尔,刘小鸥译.大河与大国:从河流的视角讲述美国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5] Lary M. Dilsaver, William Wyckof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National Parks[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2, 2005:237—266.
- [6] 刘敏,张晓莉.国家文化公园: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到区域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22(3):1—10.
- [7] Rolf Diamant, From Management to Stewardship: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U. S. National Park System[J]. The George Wright Forum, Vol. 17, No. 2, 2000:31—45.
- [8] National Park Service, The National Parks: Shaping the System, National Park Service[M]. Dept of the Interior, 1991:24.
- [9] Ronald Le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Park Idea[M].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Park Service, 1973:35.
- [10] Harlan D. Unrau and G. Frank Williss, To Preserve the Nation's Past: The Growth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During the 1930s[J].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9, No. 2, Spring, 1987:19—49.
- [11] 滕海键,张雪姣.美国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J].史学集刊,2022(4):132—144.

- [12] Janeen R. Adil, *The Mississippi River: The Largest River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Weigl Publishers, 2004.
- [13] Mark Twain,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4] Rinker Buck,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An Epic American Adventure*[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22.
- [15] Leland D. Baldwin, *The Keelboat Age on Western Waters*[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0:4.
- [16] 李红松, 张杰. 整体性视域下我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研究[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03):73—81.
- [17] 李后强. “长江学”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J]. 当代县域经济, 2022(3):18—21.
- [18] 曹劲松. 多维展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J]. 群众, 2022(5):35—36.
- [19] 刘雪芬. 长江流域纪念场域空间要素与游客感受联结分析——基于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思考[J]. 理论月刊, 2023(9):94—103.
- [20] 唐承财, 黄梓若, 王逸菲, 燕科凝, 银淑华. 文化强国战略下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研究述评与展望[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6):1—10.
- [21] 路璐, 李胜疆.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国族认同与国家形象的双向建构[J]. 艺术管理(中英文), 2023(1):126—132.
- [22] 王健. 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J]. 唯实, 2022(8):61—64.
- [23] 贺云翱. 高起点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J]. 群众, 2023(5):49—50.

(责任编辑: 闫卫平)

History, Culture, and N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National Parks along the Mississippi River

ZHANG Rui-sheng¹, MEI Xue-qin²

(1.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 unique type of national park created in China. It aims to create a number of important symbol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through the park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n major themes. The Chinese nature of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determines that its development concept, operation mode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some models of national parks in world history, we nee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carry out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far as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concerned, although some preliminary region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it still fac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weak inter-regional correl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clear subjects of implementation, the imperfection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imited developing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some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regarding the national parks along the Mississippi Ri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national wil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ississippi River; U. S. National Parks